

人民的好儿女

張健虹 周毅 等著



群众出版社

31

8

人民的好儿女

.....

卷一



人民的好儿女

張健虹 周毅等著

一 丁 插图

群众出版社

1963年·北京

內 容 介 紹

收集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十篇通訊特写，生动地叙述了人民群众同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其中有海上漁民和反革命分子搏斗的生动事迹，也有全国闻名的徐学惠、安成香和刘文学等人的英雄形象。从这些故事里，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在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9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190(文)115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6/16

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49千字 印数00,001—44,000册

定价(4)0.21元

目 录

漁船“先偉”号擒敌記.....	1
英勇的漁民.....	8
机智勇敢擒逃匪.....	21
一个英勇和盜匪搏斗的民兵.....	29
云雾山中擒匪首.....	33
智擒“恶老虎”.....	36
光明磊落的徐学惠.....	40
女青年的好榜样.....	47
英雄少年刘文学.....	53
毛主席的好孩子.....	67

漁船“先偉”号擒敌記

海鷗在暴風雨中英勇頑強地飛翔！

在碧波浩瀚的美丽的澳头港，有一只日日夜夜战斗在惊涛駭浪中的漁船，它熟悉海洋的性格，就象熟悉自己亲人的脾气一样；它在生产中名列公社所有船只的第二位；在对敌斗争中，它英勇地生擒潜入我海疆的敌人。漁港的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亲昵地称呼它是“我們的第二支海軍”和“我們的海上派出所”——这只船，就是最近在勒格島海面活捉五名蔣匪特务的惠阳县澳头公社飞帆大队“先偉”号漁船。

(一)

9月11日深夜，“先偉”号船长張貴，駕駛着机帆船，迎着皎洁的月光，乘風破浪来到了勒格島海面。船上，伙伴们一面撒开网，亮起大汽灯，捕捉蜂拥而来的魚群，一面談笑風生地說要給在座的十八岁的何馬帶找个“对象”。突然，坐在船舷的漁民民兵何发友大步跨到坐在船头的副船长張輝雄跟前，低声对他說：“看！前面那只船！”从小就在水上生活的張輝雄朝何发友指点的方向望去，看見距漁船西南約半海里的地方，有只小船在海面上閃动。他发觉到这条船的船

身、船帆都和本地的船只不同，便連忙向船长、民兵連长張貴和党支部書記、民兵指導員黃庚報告說：“这只由西向东而来的船，不象漁船。”接着，三个人一边观察，一边議論：这船既不挂桅灯，也沒有开动馬达的声响，鬼鬼崇崇的。……这时，几天前大队民兵开会，要求大家在国庆节前严防蔣匪特务在沿海破坏的情景，立即从張貴的脑际掠过，他更加預感到这船載着的一定不是好东西。他吩咐黃庚照管机器，自己一个箭步跨出駕駛室，到后艙准备应付紧急情况的枪枝彈药去了……

这个寬肩膀、方臉闊腮、身材魁偉結实的漁民，每遇到敌情，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就燃燒起不可遏止的怒火。旧社会无情地折磨过他：那討飯为生的母亲在大風大浪的海上把他生下来，啼饥号寒；被魚霸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也曾一度想忍痛将他卖给魚霸，好偿还那笔永远也还不清的所謂“欠帳”……三十七年的海上生活，使他练就了战胜恶風險浪的好本領；往昔历历的灾难，赋予了他爱憎分明的感情，使他深刻地懂得了对敌人要狠，对自己人亲。他曾在五級到九級風浪里，跃下大海，穿过惊濤駭浪，搶救起邻村漁民兄弟的两个孩子，也曾經奋勇保住国家运貨船只上的财产和生命。他們的漁船曾在六級大狂風的海上，被打断了帆索，他奋不顾身地爬上五丈多高的桅杆，从新挂起風帆，让船只在白浪滔天、咆哮如雷的海面安然无恙地繼續航行……

現在，这个經历过无数風險的張貴，見到那只来历不明的小船，那里肯放过！他把武器分配給每个民兵后，用眼睛盯住那船寻思着：“不怕死的家伙！你們来得正好呀！我們会好好地‘迎欢’你們的！”

(二)

他和黃庚商量后确定：开足馬力直追过去！大約航行了一海里半，漁船逼近那只可疑的船了。張貴挺身站在艙板上，連声喝道：“是什么船？干什么的？”……

对方沒有回答，反而加快了行駛速度。这可把張貴气坏了。他同黃庚交換意見后，决定由郑庚等三个民兵放出舢舨前去檢查。一会儿，漁船和舢舨便把那只船包围起来。

“哪儿来的？什么船？”民兵們突然从小舢舨一跃而上，船上的四个家伙吓得慌做一团。只有一个滿臉横肉的家伙，还企图冲上前去取出匿藏在桅梁下上了膛的手枪。可是，这家伙一抬头，猛着端着冲锋枪的郑庚正雄赳赳地站在那个地方，身材粗壮結实的張輝雄也已經落下帆来，使这只船停止前进，他一时慌乱了，声音颤抖地回答說：“从海丰……去塔門……摸鮑魚回来的。”

“证明呢？”郑庚問。

“唔……在生产队里，沒有带来。”

根据这伙人不服檢查又沒有证明的可疑情况，民兵們決定仔細檢查。

这时，那滿臉横肉的家伙象个泥塑的人，他那呆滯的目光盯着正在船前船后搜查的何馬帶。他幻想着：“那一捆柴也許不会被注意吧？”可是，富有海上斗争經驗的何馬帶，恰恰一手提起了露出艙面的柴捆，而且发现它压着一只装滿了水的大胶袋，水袋下还压着一只灰色的尼龙女式手提包。

“把水袋搬开！”何馬帶威严地命令着。

那家伙初是慌張，继而企图作絕望頑抗。冷冷地說：“要檢查，你自己搬好了。”当何馬帶动手提水袋的时候，他却餓狼似地扑过去，企图把收藏罪证的提包扔下大海。机警的何馬帶，早已料到敌人这一着，他用一只手提起六十斤重的水袋，另一只手則紧紧地按在手提包上。那家伙扑了个空之后，越发猖狂了；何馬帶打开手提包檢查时，他又扑了过去。何馬帶那里肯撒手！敌人反扑了三次，也只能抓到一根被扯断了的手提包帶子。何馬帶把这个决定特务們的命运的手提包交到了正在“先偉”号上監視敌人的張貴手里。原来手提包里裝着的有手枪、子彈、伪“国旗”、反动傳单，还有特务机关印发的所謂行动綱領……。

張貴命令民兵們把五个特务押回“先偉”号，途中，那滿臉橫肉的家伙突然扑通一声跳下大海。“砰！砰！砰！”被激怒了的張貴連发几枪，警告跳亡的敌人。郑庚也立即把子彈推上膛，对另外四人大喝一声：“不許动！誰敢动就打死誰！”接着，張輝雄用粗硬的錨纜，把他們象裹粽子一般扎扎实实地捆作一堆，送到漁船上。

小舢舨“卸”下那几个人之后，便又灵巧地掉头去追捕正在浪花中时隐时現的那个家伙，那家伙掙扎着向公海的方向游去，时而与舢舨形成一条直綫，时而又把身子弯曲成一个弧形。小舢舨如飞似箭地迫近他，張輝雄看准了那浮上水面的头，便伸手去抓。这条狡猾的“鰐魚”使勁地掙扎着潜下海里，一眨眼却又在几米外的水面上露出头来。民兵們繼續在海上追踪，第二次挨近了他，三个民兵合力揪住他的脑袋往上拖，他拼命地把头一摆，又溜掉了。如果要一枪結束了他那罪恶的生命是容易的，可是，我們的民兵决心要抓活的！

这时，張輝雄不慌不忙地拿起結了个圈的錨纜，对准钻出水面来透气的脑袋抛去，不偏不倚，恰好套住了他的脖子！尽管这条“鰐魚”十分狡猾，可是，他再也休想跳脱了。

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穷凶极恶的敌人，总是阴谋狡猾的。刚才作垂死挣扎的那个家伙被抓住之后，一下子便换了一副臉孔，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哀求漁民釋放他們回香港。其他四个家伙也哭哭啼啼，装出一副可怜相。在对敌斗争風暴中成长起来的“先偉”号的漁民們，深深懂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殘忍。”他們一眼就識破了那是敌人要的花招。民兵們向他們大喝一声：“不許吵！”

(三)

三十岁左右的黃庚是一个足智多謀的人。为了摸清敌人的底細，黃庚趁那滿臉橫肉的家伙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当儿，悄悄地挨近他說：“有什么心事？我們可以帮你的忙。”这个在香港参加了特务組織，带着潜回內地策划一項卑鄙的政治阴谋的骯髒使命的伪保长的儿子何汉清，狡猾得象个狐狸，他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反而向漁民們“摸底”！黃庚巧妙地应付他。

何汉清很是得意！心想，对方已經上鈎了！他皮笑肉不笑地对黃庚說：“我們年紀相当，結为老同（結拜兄弟），互相提携吧！”

何汉清和黃庚談了一会，自以为阴谋得逞，便尖声怪气地对黃庚說：“我們是香港那边来的，要回海丰做事情，蔣總統說要反攻大陸……”

“好一个頑固的特务呀！”黃庚想。可是，他还是装做十分耐心地靜听着。何汉清的眼光从黃庚的臉上沒有搜尋到什

么“可疑之处”，便更加放心地凑近黄庚的耳朵说：“你跟我去香港吧！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接着又告诉黄庚：“你们拿去的那个手提包里有两千多元人民币，你把它分给大家吧！把我送回香港去，好处还多着哩！不过，枪可要还给我……。”

黄庚心里想：“好毒辣的家伙，你几个臭钱，休想收买我们！”黄庚和所有渔民一样，过去栖身在风雨飘摇的一叶小舟之上，如今搬进了渔港新村；单干时，只有破船烂网，集体化后十艘机动渔帆捕鱼，收入越来越多，今年他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就有三千元。他懂得美好的生活是和“社会主义”、“共产党”这几个闪光的字眼连在一起的。他怎能不坚定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新会社的新生活呢？两年前，他就曾检举过做特务的亲属。眼前敌人无耻的伎俩叫他燃起万丈怒火！

永远不能正确地估计人民的愚蠢的特务分子看见黄庚不做声，还以为他在讨价还价！这个家伙故作慷慨地说：“唔，这样吧！给船上各位兄弟一万元港币和一艘新渔船，我还格外赏给你一万元港币和一幢新洋楼，嘻嘻，你看怎样？”

……

何汉清满以为他已经上钩，便鼾声呼呼地放心睡了。

天已微明，远处渔帆若隐若现。黄庚趁机向特务们说：“有船来了，你们快下舱躲起来！”何汉清等作贼心虚，一下子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

敌人已成为瓮中之鳖了！

“先伟”号的渔民们欢笑着继续撒网，转瞬间，从大海里捕来了四千多斤鲜鱼。

风满帆，鱼满舱。船长张贵驾着他的英雄渔船，在晨光熹微中轻盈地在辽阔的海面上飞驰着、马达的轰鸣，唱出了渔

民心里无限的欢乐！这是一首最美妙的海上漁歌！在这宏亮的凱歌声中，“先偉”号滿載而归，返航到澳头港……，

漁船的艙板被揭开了，强烈的阳光射进魚艙。出現在特务們面前的是威武的民兵、憤怒的漁民以及矗立着一座座嶄新建筑物的漁港，这伙特务才发觉他們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頓時面色铁青，魂不附体，双手不自主地举了起来……。

“先偉”号，这只不怕風云变幻的，勇敢、矯健、坚强的海鷗此刻，又展翅飞翔在蔚藍色的海洋上！

(张健虹 周 毅)

英勇的漁民

汕头屹立在南海前綫。

海浪拚命地冲撞着岩石筑就的堤岸，一个浪头被击碎了，潰退下去；再一个浪头，复又反扑上来……凶狂暴躁的喧嘩，夺去了夜的恬靜！

这是去年秋天，一个天色濃黑如墨的晚上。午夜过后，在港灣僻靜处的船群中，是誰？在哪条船上？不高不低地說了一声：“好黑的天哪！”随着这声音，突然从暗处里，跳出一条黑影、两条黑影、三条黑影、四条黑影，竄向船群，霎时便隱沒不見了……

螺角一声响，震落了天边上的几顆殘星。寂靜的港灣，顿时熱鬧起来。昨夜停泊在这里的漁船，一只只拔錨解纜，披起朝霞，揚帆出海了。

这正是秋汛时节，魚虾网不尽，千船来鬧海。藍天下，波瀾壯闊的海面上，撒滿了漁帆点点。下网喽，用力拉哟！一网魚虾一船欢乐；前进噢！輕快的水声拌合着粗獷的漁歌……

这时，跑在最前面的一条双帆船，渐渐地駛向远处去了。船上，两个汉子，正在欢欢乐乐地扯网。一个是中等身材，黑紅臉膛，說話做事，一副軍人氣概，他叫黃友才。另一个，年过四十，古銅色的皮肤，一望便知是个老漁民，他叫林錦利。两人用力地拉着，汗珠儿滴滴嗒嗒地淌着，黃友才兴奋地喊道：

“老林，这一网好重啊！”

大网剛上船板，林錦利便順手操起一条，那魚儿活蹦乱跳地直搖尾巴，足有二十来斤。老林乐得說：

“好家伙，又抓住了一条大的！”

一句話，說得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这条船，是汕头市民政局附屬耐火材料厂的副业生产船。黃友才和林錦利，一个是船长，一个是助手。老黃是貧农出身，九岁給富农放牛，二十岁时，地主保长玩弄圈套，把他綁給国民党去当兵，1947年底，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战場上，人民的軍隊把他解放，他当即参加了人民解放軍。二十多年来，他掙扎在凄風苦雨里，这一回才算找到了温暖的归宿。他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为人民的事业立过两次大功。1954年，复員回到汕头，他又一心一意地为建設家乡出力。

9月的海空，天色說变就变。

船在行进，漁网未收。突然，一陣狂風襲来，暴雨傾盆而下。頓時，长空暗沉沉，碧海灰蒙蒙……

就在这时，掌舵的湯喜专，赶忙抓起船上唯一的一件雨衣，黃友才和林錦利，只好下到仓里避雨。他俩剛剛坐定，一支烟还没吸完，忽听上面桅艙板轰隆一陣响，紧接着又听湯喜专大喊：

“守賊一夜，做賊一更！”

黃友才聞聲跨到艙口，抬頭一看：上面居高臨下地站着五條惡漢。湯喜專為首，手持利斧，其餘四個拿刀拿棍，个个凶神惡煞。黃友才怒問：

“湯喜專，你要干什么？”

一言未了，只見湯喜專，咧開血盆口，嘿嘿癲笑：

“我嗎？……你們管了我十來年，今天，可該我反手了！”

他搖晃着鋒刃的板斧，吩咐眾惡漢：

“把姓林的拉出來，關到前艙！”

林錦利被架出來，黃友才趁勢往上一沖，被湯喜專一把狠狠地壓了下去，哐啣一聲，當頭蓋上了沉重的艙板。

海上風雨未停，四周蒼茫一片……

二

風停了，雨住了，烏雲仍然很厚。時間已是傍晚。天空是黑的，大海是黑的，黑天連着黑海，海風陰森淒冷。漁船被劫持着，直向外海駛去。

昨夜晚，是湯喜專用暗號，把四個匪徒引到船上，藏進輕易不打開的桅艙。昨夜晚，他們个个鬼鬼祟祟，心驚肉跳。如今，他們自以為密謀已經成功，个个滿面驕橫。為了謀劃這次劫船偷渡，湯喜專已經幾天几夜沒有合眼。此刻，他張牙舞爪地大聲命令他的同謀們：

“看准羅盤。白天走公海，以免碰上共產黨的軍艦，夜間走內海，速度要快，明天一定到香港！”

这时候在舱下：

黄友才留心着舱上的动静。他愤怒地听着，他明白了：这些坏蛋劫持渔船，绑架干部，原来是去投敌！

他斜倚舱墙坐着，心里一阵激烈的痛楚。他想：“昨夜为什么只留汤喜专一人守船，让敌人钻了空子？黄友才啊黄友才，你和敌人拚杀过，你是党培养的战士，你怎么忘了，党告诉过你千百遍：阶级还没有消灭，斗争还没有停止，做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永远不要闭上你那双警惕的眼睛啊！……”

意外事件，来得这样突然。面对这样严酷的事实，他问自己：“黄友才，你，怎么办？”

这时候在船上：

五个坏蛋，正在吞食半生不熟的鲜鱼，鱼头鱼骨，扔的满船尽是。汤喜专，脸上长满浓密的黑胡楂子，生就一双凹陷的三角眼，机里轱辘地乱转。他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他是汕头市有名的“汤美记造船厂”的三少爷。父亲是老板，大哥是把头，二哥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兼三青团区队长。他倚仗权势，吃喝嫖赌，作恶行凶，伤害群众。解放后，汤家老大老二被人民判刑，他老三更骨子里含满了仇恨。就在汕头市人民镇压反革命和土改斗争最火热的时候，他也偷偷上阵，连夜用木船，把欠着人民血债的七个反革命分子，送出国境，使他们逃脱了人民的法网。人民政府把他判了徒刑，不久前才被释放，到耐火材料厂管制劳动。在厂里，他表面上伪装进步，做尽了种种“老实”状，而在骨子里却念念不忘他的仇恨，时时幻想解放前他那横行不法的生活。于是，他勾结来了这与他同类的一群：这里有解放前黑心压榨群众、

吸飽了漁民血汗的大“漁欄主”李銘成；有妄想從人民手里奪回田產的反動富農彭漢榮；有解放後還在大量搗賣黃金外幣、毒辣地破壞人民經濟事業的陰謀家羅文化；還有這個大麻子唐本林，解放前他在大商行里當“幫辦”，是寄生資產階級身上的一條老蟲。

他們堅持敵視人民，他們幻想反革命復辟。是這種反動欲望，把這五條黑影拴在了一條絞索上。他們經過密謀決定：第一步，劫船奔香港，找到“關係”，以便伺機再起。

此刻，他們陶醉在白日夢里，吃着，想着，想着，吃着……忽然，湯匪命令大麻子：

“把姓黃的架上來！”

黃友才被架到艙上，五個敵人圍着他，湯喜專手持明晃晃的斧頭對着他：

“姓黃的！現在船是在公海上，這裡已經不是你們的天，你回不去了。願不願跟我走，要死要活由你挑！”

說着，他一使眼色，大麻子和老富農走上前，一下把黃友才推到船邊上。湯匪又喊道：

“姓黃的！你看：這裡的海水是黑的，你若敢反抗，可莫怪我湯某人下毒手了！”

黃友才巍然不動。四周渺渺茫茫，水天相接，丈把高的惡浪，正凶狠地朝他撲來。他輕蔑地瞪着湯匪，沒說什麼！

過了一會，湯匪又喝令：

“拉下去！叫他再好好想想。”

黃友才重又被推下艙去，賊頭賊腦的羅文化也跟了下來。這個壞蛋暈船，不停地顫抖着小嘴巴，把剛剛吞進去的魚蝦，也嘔了出來。邪惡的腥臭，塞滿了艙底，窒息着黃友才……